

【传统大家谈】

儒家“恕”道中的利他思维

□于永军

《论语·卫灵公第十五》记，子贡问孔子，有没有一句忠言可以一辈子遵循和受用？孔老师给出了一个字——恕。

从字面上理解，“恕”可解读为宽恕、饶恕等等，体现的是人的一种胸襟、一种气量。但孔老师紧接着又给出了一个解释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自己不想要的，不要施加于他人。当然，自己想要的，也应施于他人。这层意思，尽管孔老师没有赘述，但显而易见，可以由此推及。因为在《论语·雍也第六》中，孔子已阐发过这样的思想：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”自己想去做的才能要求他人，自己想发达也要让别人发达，自己想过得好起码也要让别人过得去。这是儒家道德修养中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，也是实行“仁政”的重要原则。

“恕”与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有联系而不同。前者着眼的是内化，而后者追求的却是泽及；前者注重的是自我修养，后者张扬的是行为价值。按照马斯洛的理论，人的价值需求通常可分为为生理需求、安全需求、归属与爱的需求、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，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。显然，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处于价值需要的最高层

次，它所彰显的“利他”思维乃是儒家“恕”道中的最高境界，也是赢取人心、聚合人气的有效方法。社会分工的大量产生，使得人类社会内部的利益相关性远远高于低级动物，因此人类社会的“利他”行为也远远多于低级动物，并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，社会分工的广度及深度、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相关性以及社会的“利他”行为，都必然会进一步发展和加大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，“恕”道思想中的利他思维，具有着超越时空的生命力。

“发展是个硬道理。”无论集团和个人，莫不想发展。但如何发展、如何赢得发展，却体现着人的智慧和气度。有个故事说，从前有位盲人晚间出门，总要提着一个照明的灯笼。有人问他：“你又看不见，为什么还要提着个灯笼走路呢？”盲人回答：“我提着灯笼，当然不是为自己照路，而是为了给别人照亮，让人能看见我。这样我既帮助了别人，又保护了自己。”这位失明者的做法，所彰显的就是一种“利他”思维，而他实际收获的却是“双赢”效益——予人方便，于己方便。这既是一种胸怀，更是一种智慧。一国一地一企业，其实也是这样。日前，为研究企业文化到中国源动力创业者生态圈访问，该企业有个“内凝

士气外聚人气”的做法让人很欣赏：企业内部，他们通过股改盘活人力资源，激励“人人当老板”；外部合作，他们秉承“在利他中实现利己”，推动打造创业者“共赢”生态圈。董事长张羽介绍说，其核心价值理念就是“利他”思维。访问之余，感触良多，不禁联想起了程颐的一句话：“以诚感人者，人亦以诚而应；以术驭人者，人亦以术而待。”无论人际交往，还是企业经营，“利他”既是“内凝士气”的要素，也是“外聚人气”的要件。一个经常让他人受惠的人，自然就会有人格魅力；一个秉承“利他”行为的主体，当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他体愿意与之合作，形成“多赢”、“共赢”的生态圈、发展圈。

人类社会是一个密切联系着的有机整体，人的社会活动必然打上各种各样的经济、政治和文化的烙印，这就必然会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一定程度的价值相关性。价值相关性越高，“为我”与“为他”的价值对等性就越强；价值需求层次越高，共享兼容性就越大，就会在表现出越多的“利他”中获得“双赢”、“多赢”、“共赢”。所谓“气度决定高度”，“心气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”，道理就在这里。

（本文作者系中国军事研究会理事、教授）

【百家之言】



国学热是功利滔滔的反弹

“国学热”和其他的热不同，是从民间自己生发的，甚至有些老爷子、老太太看完《百家讲坛》后才有兴趣去重新了解国学。如今社会功利滔滔，反而使得人们觉得国学很有道理，国学热是功利滔滔的一个反弹，不过，反讽的是，正因为利欲熏心，各方面人士都像苍蝇见血一样参与进来，国学本应该用于对这些功利心理进行“冷处理”、反思，而不能让国学也被糟蹋成功利滔滔的一部分。清华大学国学学院刚成立的时候，不断有人呼吁开门招生。如果国学学院能够正常招生，我想“国学热”的一些问题会被消解，但是，在现行的学科设置之下，不能培养正常的国学师资，又怎能应对社会对国学强大的需求？

——刘东（清华大学国学学院副院长）

当代人浮躁是因为“不明道”

儒家对今日中国首要的价值恰恰在于它的教育理念以及教育形态。儒学的理念从根本上来说强调所谓的“学”——也就是教育，它既表现为学术思想，也表现为教育思想。过去一百年，中国教育出现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抛弃了儒家的教育理念和形态，它造成了中国社会诸多严重问题的出现。我们今天所碰到的几乎所有问题，不论是个体精神上的焦虑，还是市场秩序的不健全，甚至社会秩序的混乱，都源自教育的欠缺。当代人如此浮躁，就是因为我们已经“不明道”——不知道我们为何要来到这个世界，即使有些人知道活着的价值与目的，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实现这些价值与目的。就好像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应该孝顺自己的父母，但是，怎么孝顺？什么才叫孝顺？这些都是需要教化的，我们的教育里没有这方面的内容，所以才需要从传统文化中去获取。

——姚中秋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）



学习的方法

□钱宁

其次，“温故”可以“知新”。

【论语】子曰：“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”（为政11）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温习旧的知识，会有新的发现。这样就可以自学为师了。”

知识是积累的，积累是为了更新。没有积累，也就难以更新，但没有更新，积累也就失去意义。学习，都是从“温故”开始，目的却是“知新”。

第三，要能“举一反三”。

【论语】子曰：“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。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。”（述而8）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不到苦思而不得的时候，不去开导；不到欲言而未能的时候，不去启发。不能举一反三

的人，就不用再教他了。”

学习上，不能“举一反三”，就意味着学而未通。天下之道，本是相互贯通的，“举一反三”，就是思想上的触类旁通和豁然贯通。

第四，学会“叩其两端”。

【论语】子曰：“吾有知乎哉？无知也。有鄙夫问于我，空空如也，我叩其两端而竭焉。”（子罕8）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我有知识吗？没有知识啊！有乡野之人向我请教，我对问题本来一无所知，但从问题的两端去追问，很快就弄清楚了。”

“叩其两端”是孔子的学习方法，亦是其学说的方法论。对一个概念或事物，只有从两个方面去探寻，才能真正理解。孔子论“忠”和“恕”，说“君子”与“小人”，都是如此。



《新论语》

悦读·核心篇之二十一

在《论语》中，孔子谈到了许多学习的方法。

首先是对“知”的认识。

【论语】子曰：“由！诲女知之乎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”（为政17）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仲由呵，教教你什么是‘知’好吗？知道就是知道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这就是‘知’啊！”

这一章是孔子对子路的教导，通常解释为一个人对待学习所应有的诚实态度，其实，未必全面。这里，孔子的表述有更深的含义——学习之后，知道了自己知道什么，同时，也知道了自己不知道什么，才算是真的明白了。因此，能够看清“知”与“未知”之间的分野，才是真正的“知”。

老五是在三年前一个闷热的夜里走的，亥时，人定时分。

那个郁闷的夏夜，连日的感冒发烧闹得我昏昏沉沉，突然，在省城工作的同学阿敏打来了电话。看着黑暗中闪烁的屏幕，我满头的热汗簌簌而下，一股透心的凉意却顺着脊椎升起——因为在这个点儿打电话不是阿敏的风格，除非有事突发。而这个突发事件九成与老五有关。

八天前，闻听老五不太好的消息后，我曾约上几个同学匆匆奔省城医院，见了瘦得满脸只剩两只眼睛的老五。那天他精神尚好，穿着蓝白相间的病号服，两手撑在侧卧在病床沿儿上，透过玻璃窗静静南望葱茏郁郁、生机盎然的千佛山。

【逝者背影】

英年早逝祭老五

□万福

“老四，就知道是你。不是说不让你来吗？”老五慢慢地转过头来冲我摆摆手，示意我不要靠他太近且握他的手，我知道要强和善解人意的他生怕将某些不妥传递给我。一年前我们毕业二十年聚会时，他还挺个小啤酒肚满场游走，爽朗的笑声至今还在耳旁，没承想一年不到他已经瘦骨嶙峋，黄黑的脸上写满了无奈和凄清。二十年聚会那晚，他匆匆赶来与同学见过面后便匆匆赶回单位，因为那份他主笔的材料领导催着要，最后的大合影上也找不到他。过后不久便传来他第一次手术的消息，联系他时他却坚决不许去探望，说去了也不见，我们便认为他手术一定很成功，整日里笑呵呵忙不停的一个人，不可能一下子就倒下。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，或许他的眼泪早在痛苦暗夜独自吞尽，或许是强忍着不愿让老哥们儿难受，泪光一闪后，老五嘴角一翘，笑了：“没法请你们坐了，老三、老木。”

已经记不起当时说过些什么心知肚明的劝慰话了。那时老五肯定已经知道自己的病情到了什么程度——两次手术、数次化疗、靠针剂镇痛……显然他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。我只记得止不住的泪从数个男人眼里迸飞却又怕老五看到，只有扭头向外假装瞻望千佛山。

“这都是命，别难过了，哥们儿！”老五强笑道，“该吃的吃了，该喝的喝了，该经历的也经历过了，还有什么可遗憾的？”

老五说得也没错。对一个出身草根的农家子弟而言，两手空空来到这个世界，凭自己锲而不舍的苦读，从一个懵懂的山里娃拼成一名大学生，毕业后留在省城，又靠一手漂亮的文字从一介教员被遴选到大机关、大机构，直到被擢拔为当时同学中为数不多的处级干部，组建起妻贤女娇的家庭，凭自己的古道热肠赢得了同学、朋友的信任和亲近——这也正是他上学时虽不跟我们一个宿舍大家却一致喊他“老五”的原因所在。一路跋涉过来，努力过了，拼搏过了，如同拉成满月的弓弦，老五已抵一己之力所能张拉的极限。箭发，弦断，人去。至于射中的是大雕还是一只麻雀，结果其实已经无所谓了。在人生的战场上，一个人拥有多少名利权钱才叫满足？一个人经历过多少荣辱起落才称不悔？老五说得虽无奈，倒也不太偏颇。

善良重义而又自强好胜的老五，是我们那一茬百十号同学中第一颗倏然而逝的流星。已逾不惑直奔天命的我们这代人也俱人生过半，当知盛年早逝的他肯定还有很多不舍与不甘。作为重要部门的大笔杆子，他或许还有更大的进步空间；作为家庭的顶梁柱，他还有老娘需要赡养，乖乖女儿还没送上“小酒壶”，还没兑现与患难妻子白首偕老的诺言；作为哥们儿，他却就此爽掉了组织毕业五十年聚会的约定。“自信人生三百年，会当击水三千里”，这宏愿人人都有，可几人能如愿以偿？大限已至，徒唤奈何！

有同学说老五实际上是累死的，这话我信。那次看望老五时，他低沉嘶哑却又郑重地告诫我跟老三、老木：“我付出的代价太沉重，教训也太惨痛了！你们一定要记住——必须要保重身体，量力而行。为名、为利，把性命给搭上，不值！”

佛山月朗，明湖风清。逝者已矣，生者当惜。就着苍凉的《Blowing in the wind》，掬一段陈年往事，写一篇清冷文字，遥寄在天国的兄弟老五，并祭奠我们渐行渐远的青春。

“家教·家孝·家文化”
——百姓故事

投稿邮箱：qlwbjia@163.com